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. It depicts a vast, calm body of water in the foreground, with a range of misty, layered mountains in the distance. The brushwork is soft and atmospheric,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tranquility.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muted, consisting of various shades of grey, green, and brown.

辛丰年  
著

如  
是  
我  
闻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辛丰年 著

# 如是我闻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如是我闻 / 辛丰年著. — 修订本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7.5

ISBN 978-7-80713-414-5

I. 如… II. 辛… III. 音乐—艺术评论—文集 IV. J605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4133 号

责任编辑 韩 猛

特邀编辑 严晓星

装帧设计 王 钧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[hbcbs@sdpress.com.cn](mailto:hbcbs@sdpress.com.cn)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规 格 150 × 228 毫米

16 印张 80 幅图 210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7000

定 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建议图书分类: 音乐 / 随笔

## 原 序

辛丰年先生将他的三十篇“谈乐”文章结集出版，题名《如是我闻》，原来还有个副标题叫做“一个乐迷的门外谈”，出版社希望我写个短序。鉴于辛丰年先生的文章早有影响，这点笔墨会成为名副其实的“赘言”，况且我和他素不相识，冒昧下笔，有失唐突，感到为难。但稍想想还是答应了，道理也简单：就与音乐的关系而言，辛自称是在“门外”，我则应属于“门内”，在当前社会音乐生活，尤其是严肃、高雅音乐仍然处境艰难之时，这位满腔热情的“门外”爱乐者以其“大半生”（见文集中《作者的话》）遨游音乐海洋的切身感受，植根于广博学识和跃然纸上的一片痴迷之心，那么多年孜孜不倦地为“严肃音乐”摇旗呐喊，应使“门内”人也不免汗颜，对此，我怎么可以不置一词呢？

辛丰年的这些文章大都曾刊载于《读书》杂志的“门外谈乐”等栏目，我怀着很大兴趣读过其中许多篇。坦率地说，“门外”和“门内”毕竟还是有一道门槛，对某曲音乐的具体感受与看法不会完全相同。不过应

该承认的是，到底还是“门内”人少，“门外”人多，并且归根结蒂音乐主要也还是为给“门外”人听的，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有深切感受的“门外”乐迷之见有时倒可能会比某些“门内”专家言论更为重要，因为它代表，或说是更多反映了广大普通听众和音乐爱好者们的看法，体现了多数人的喜好和需求。辛丰年的谈乐文章无疑便应归入这一范畴。

作为数十年如一日挚爱严肃音乐的非专业“乐迷”，辛丰年的读乐文章中触及的音乐范围面不算窄，着重是欧洲古典、浪漫时期及稍后的各国民族乐派，少量前苏联及我国民族传统和近代音乐等。用散文、随笔形式，篇篇情理交融，以自我陶醉感染读者，叙述史实，评说掌故，娓娓道来，亦仿佛流淌乐音隐约可闻。文含乐意，实在并不多见，也成为作者的一种特色。其实，我说对乐曲的感受和看法“门”内外不会完全相同，也不过只是为了给“门内”人保留一点从另外角度讨论问题的余地而已。在对待严肃音乐，特别在古典音乐（广义的解释）方面，并不存在“多元”标准，“门槛”两边的见解理应是一致的，充其量不过是可能出现些个人趣味和爱好的差异罢了。

所以，在这里我想表明的只不过是：我也喜欢读辛丰年的这些很有意思的谈乐文章，并且乐于向更多的读者推荐这些文章。我觉得这些文章不仅对和作者同处于“门外”的广大音乐爱好者会起到良好的“导游”作用（请参看集内谈音乐“导游人”的那篇专文），对“门内”人当也会有所教益。

也因此，我还是在这里写下了这些本属多余的话。倒是借此机会还想对作者表示的其他一点意思也许更为要紧：我愿以一名老音乐门内人的身份，向所有在“门外”热心帮助和极力支持我们音乐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们，致以诚挚敬意及出自内心的感谢之忱。

当然，音乐原本就属于大家，音乐事业是我们共同的事业。不知这敬意与感谢是否也算多余？

吴祖强

一九九四年盛夏于中央音乐学院

## 作者的话

壮着胆子写出这几篇小文章，动机之一是为了向人们推销严肃音乐。

严肃音乐，即serious music。这译法不见得理想。有人会发生误会，因此敬而远之，不想入此门来，也未可知。

其实它并不需要你正襟危坐，板着个脸孔，肃然而听之，接受什么“乐教”的。

但是它也不是安乐椅，让你无所用心，无动于衷地躺在上面，无聊赖地消磨有涯之生。

许多音乐作品，岂但并不轻松，还叫你神伤，心惊，数日不知肉味；然而仍想一听再听，心甘情愿再去受它的折磨。

即便是快活的音乐，狂欢极乐的音樂，也需要我们抱着一种对艺术的虔敬之心去听。这仍然是严肃认真的欣赏。

莫扎特的有些神品，美妙到能叫人喜极爱极，激动得只想哭；人类竟能创造出这样的珍宝！然而转念

之间又不能不哀史中天才之不幸，恨现世生民之多艰了！你说这是严肃的体验，还是消遣？

人生几何，何自苦若此？胡不潇洒一回！这说法倒也言之有据，但，请饶过了严肃音乐吧！

有位可敬的友人，说过一句话，我大为感动：“几年之前发现了音乐中的境界，才醒悟到在此以前的半生真是虚度了！”

窃愿天下有情人都来参加倾听人类创造出来的美好音乐，得大享受。因此上，也顾不得自己只是一知半解，搜索大半生中所得的听乐实感，姑妄谈之。

借这次修订重刊的机会，我要对十年前宠我以序文的吴祖强先生再次表示深深的感谢，衷心感谢他对一个区区门外汉的亲切鼓励！

# 目 录



- 一花一世界 1
- 民族乐风色香味 10
- 耐人寻味的中国味 16
- 如是我闻贝多芬 22
- 人之黄昏 30
- 无形有相 36
- 天才与庸人的喝彩 42
- 未完成的人与乐 48
- 人如其乐吗? 55
- 印象之印象 64
- 人也惆怅,乐也惆怅 73
- 最严肃的音乐 79
- 无形画 有声诗 85
- 再说标题乐 91
- “两全其美”与“有得有失” 94
- 朋友交谈默契之乐 102
- 特殊的译本 109



读曲听心声	117
西琴的回响	124
怀娥铃在中华的冷热	133
“和而不同”的人与乐	141
文如其乐 乐如其心	147
诠释艺术的一种诠释	154
萧伯纳的第二战场	160
寻找导游人	164
唱片这种书	169
爱乐及谱	176
读音乐词书大有乐趣	184
对音乐词语的咬文嚼字	190
中国文人与音乐的相亲与疏离	200
听 钟	207
杞人忧乐	215
乐中史 史中乐	220
现成的史剧配乐	226
还是太虚幻境里自在	23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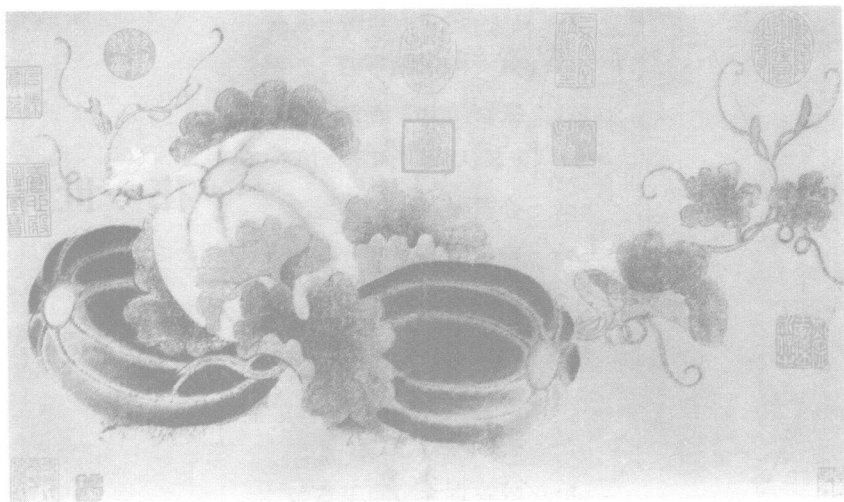
## 一花一世界



老来回味这大半辈子所读文章，最不能忘怀的一定是“大块文章”。若干首唐人绝句、五代小词，以至“大江流日夜”之类断章佳句，往往在记忆中最能“保鲜”。

平生也喜读画。若要我举最为骇目动心的一幅，立刻想到的也是一小幅木口木刻。刻的是二次大战中一个镜头。大洋上空空荡荡的，渺无一物。唯见一圈圈油迹正泛开去，似乎是从水下冒上来的。圈圈里淡淡几朵云影。圆心处套住一只飞机的影子。居高临下鸟瞰着这场潜艇战遗迹的飞机，成了迟到的吊客，只好自吊其影。连人带船，自然都已海葬于无声无息的大洋深处了。

对于我，这幅小品比毕加索的巨幅《格尔尼卡》更有震撼力，叫人痛恨法西斯，为人类的命运沉思。“尺幅千里”的形容似乎不够了，联想无尽的是包含了高空、大洋与海底的广大空间，在这一舞台上演出的那一部历史剧。



宋人无款《秋瓜图》，看多了两宋的巨幅山水之后，偶然看到这样的精致小品，几乎有惊艳之感。

听乐也有类似的发现。每次听完一部交响乐那样的大曲，如同读了一部《红楼梦》或是《战争与和平》，仿佛经历了一次人生，做了场黄粱梦。但人生苦短，怎可能老是到“大世界”中去体验？所幸音乐小品中别有小天地，可以从容涉猎。

乐史资料中提到，十九世纪以来，爱乐潮流中出现过小品热。有需求，自必有供应。听之不尽的小品乐曲便流行于世。有特为创作的，也有从大型乐曲化整为零的。

小品得宠，原因有种种。音乐本身的价值应该是主要的。回想起来，有许多小品储存在记忆里快四五十年了，至今还是舌有回甘，余香可掬，便是证明。

那就先来回想一下《回想》这首小品吧。它原名是《Souvenir》。这个词，语感很美，原是纪念品之意。从前有一张“胜利”唱片上用了这个中译名。那是克莱斯勒的录音。他那韵味独绝的揉弦滑指等等手法，是我们在《泰伊思的沉思》、《中国花鼓》等唱片中听得熟了的。由他来拉《回想》，恐怕比别的提琴名手更相宜些。

话说后来偶读奥·亨利的一篇小说，忽然觉得：《回想》大可用来

作它的配乐；或者说，它可以作《回想》的“标题”。

这篇小说中，一个青年到处寻访自己的情侣。他暂歇在一家公寓里，几乎要放弃寻找的念头了，忽然一种香水气味飘来，木犀草香味。这香味他太熟悉了！于是……

嗅觉的记忆与联想成了这篇言情小说展开情节的关键，原也有其心理学的根据吧。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种“通感”现象：有的音乐似有芳香。对我来说，每听到马斯南和德里布的某些作品，便有此感，听《回想》亦然。我想，音既可有“色”，自然也不妨有“香”了。

《回想》这首有“香味”的小品，作者是捷克人 Drdla，这个名字不知道怎么读才对。此公又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不知其详。只知道他刚好死于“二战”胜利前夕，除了许多小品之外，也作有歌剧两部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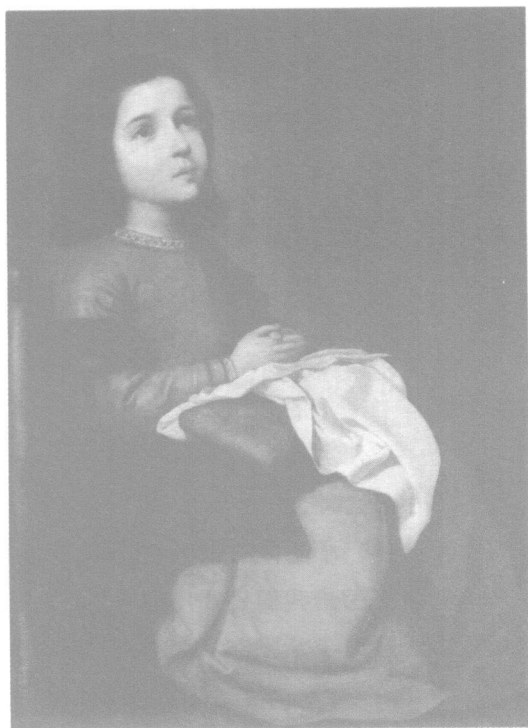
大画家的身影里遮没了多少小画师！小品作曲家群中，有许多也成了被遗忘的人。《回想》的作者总算还留给我们另外几首小品，一生只留下一曲的何尝没有。最现成的一例是《少女的祈祷》的作者，波兰人巴达尔赛夫斯卡。

宋时“凡有井水处皆唱柳永词”。从十九世纪末以来，凡有钢琴处，便听得到《少女的祈祷》。我国恐怕也不例外。

《牛津音乐指南》中如此介绍：任何一个趣味不高却又多情善感的弹琴者，无不爱弹此曲。女作曲家二十七岁便死了。直到六十年后，这一曲风行如故。一九二四年，仅仅一家开在墨尔本的谱店，便年销乐谱一万份之多。

还有一幅“音乐漫画”才谑而虐哩！据肖斯塔可维奇讲，莫索尔格斯基曾作这样一首钢琴“漫画”。“画”的是一位修女大弹其《少女的祈祷》，而那架琴是走了调的！难不成这位病态的大天才是因为受不了到处听到此曲的噪音干扰，一怒而作此？似乎契诃夫的戏剧中也利用了《少女的祈祷》这一曲。由此可见，当时恐怕是“家家‘少女’”了！

它虽然是一首凡品，假如不那么穷弹滥奏，也还不至于太招厌。比这更平庸的小品多的是。如今凡是新添一架钢琴的人家，好像也必备



这幅十八世纪画中祈祷的少女，据说画的是年少时的圣母玛利亚。

一本《钢琴名曲二百七十首》。四十年代，此书翻印本便出现于上海滩的许多琴行的柜上了，而原书的出版年代则更早，是第一次大战结束的那年。此集中便尽多此类沙龙曲。但即以这部杂烩曲集而论，其中也有许多小品是经得住时光磨洗的。

比方，此集中收了舒伯特一首《音乐的瞬间》（作品94之三），弹它一遍要不了三分钟。曲中意味却不大好描述。听听威廉·肯普夫弹的，可以证明它的毫不浅薄。要是你喜欢舒伯特，会觉得这音乐是他的性情流露。

贝多芬有三套名副其实的小曲集（Bagatelle）。凡是真想理解贝多芬这个人的，决不可不听其中标“作品33号”的一集，尤其集中第一、三两首。这种音乐，老老实实，没有一点矫饰做作，像童言儿语般率真可爱。

还有一首也是被人们弹得、听得“油”了的，贝多芬的《致爱丽

丝》。听了肯普夫的诠释，我才领略其真情本色。

假如友人愿饷我以门德尔松，要我在《意大利交响曲》与《无言歌集》两者中挑选，我要的是后者，主要的是其中的《春之歌》。从前从丰子恺的书中读到赞赏此曲的几行漂亮文字，至今还背得出。门氏的交响曲，现在已懒得再听，可一束无言歌始终有不小的诱惑力。

大匠们手制的小件艺术品，很有一些微型杰作。老巴赫为初学琴者编制的那些小步舞曲等，多么简单，又多么耐听！肖邦《前奏曲集》中有一首，别名“小波兰人”，才十六小节长，无可再短了，曲中境界并不局促。谁不欣赏德沃夏克的《降G大调幽默曲》？如果只听个旋律美就可惜了。它是值得你诚心诚意品味一番的。它有一种暖人的亲切，颇像是这位屠夫家的儿子同你围炉抵膝而谈，忆他儿时听到的故事。

圣-桑，自是一位有才气有功力的乐人。但依我看，与其去听他那些无甚深意的《死之舞》之类大作，宁可多听听他的两首有魅力的小品。

一首是《引子·随想回旋曲》。大凡像这类漂亮且又大可炫技的小提琴曲，常常叫人一听便爱，多听则腻。而此曲不然。听它，总容易想到莫泊桑的一篇小说，又像看一出芭蕾。曲调是真美！艳丽之中明明含着哀怨。

另一首便是大家耳熟的《天鹅》了。犹记当年是先从徐迟谈乐的一本书中，读了他那诗意的描绘，为之神往；后来才听到此曲，果然获得了印证。从此，隐现于苍然暮色中的湖上白鸟，便如同一枚精工浮雕小件，镶嵌于心目之中。这样好的一首作品，却被作者自己硬塞在《动物狂欢节》的杂烩里，想起来总要为它抱屈。又不知怎的，它后来被改编成了芭蕾小品《天鹅之死》。对那形象化，难以信服，只好怪自己先入为主了。

靠了小品，大师们同更广大的听众结缘；二三流者更是多亏了小品的普及，才得以留名于世。留名，其实也是空的。人们听了，弹了，享受了，赞叹了，却是不大会去问一问谱曲者的身世。如果考考那些折腾《少女的祈祷》的仕女们，说得清作者名字的又有几人？

有一首《杜鹃圆舞曲》，可谓童叟共赏。浅而不俗，天真烂漫。宁肯多听几遍这首曲子，也不耐听完瓦尔特退费尔那些冗长无味之作。他还是“法国的斯特劳斯”哩！《溜冰者》自然是可听的。

《杜鹃》署名乔纳森。关于这位瑞典人，“权威”的《贝克音乐家传记词典》收都没收。这又是一个我们只知其一曲的作者！

乔纳森是小人物，那么安东·鲁宾斯坦又如何？此公是又一个“钢琴之王”，写过《大洋交响曲》等等。可是如今的爱乐者，大抵只熟悉他的一首小品：《F大调旋律》。小时候我们唱过《春来了》，便是用它填词改题的。填词者是音乐教育家沈秉廉。这标题我以为是极当的，原曲意境全出来了！

《F大调旋律》一度也是沙龙中的宠儿，还改编成大提琴独奏等乐曲。它的这种改编曲是如此之多，曲目在《大不列颠书目》中占了十二页。

听一部交响曲，起码也得付出半小时光阴。人寿几何，能听多少部大曲？那么你可以花较少的代价，到繁星般的小品世界中去体验感情，驰骋想像。

比如，从同类乐曲中听其不同风味，便是一大受用。小步舞曲多得难以列举。莫扎特那D大调的一首，固然与贝多芬的G大调的面目有别，从比才《阿莱城姑娘组曲》中摘出的两首，则全然是另一种味道。试从巴赫、波克里尼等一路听下来，直到比才之作，便是对各时期各种风格小步舞曲的一番巡礼。

小品中，小夜曲最讨人喜欢，可赏之作着实不少。在共性的抒情色彩中自有种种不同的色调。原是弦乐四重奏之一章的“海顿小夜曲”，自然是古典的素雅；舒伯特的一曲，便是罗曼谛克的浓郁了。再将托赛里、比尔内与理查·斯特劳斯三家所作对照，于个人风格之外，又听得出不同民族的腔调。这倒像是品茗，先喝龙井，再饮云雾，又试乌龙。

借此机会为小夜曲中一首好作品说几句，但愿大家别忘了它。作者阿伦斯基，乐史中有一席之地。所著和声入门，以往我国学音乐的

十九世纪法国画家Georges Seurat 笔下的乐与舞



十九世纪法国画家Georges Seurat 笔下的乐与舞

人不会不熟悉，前几年还重印过。

他这首小提琴曲，论其感情之真挚，音调之甜美，窃以为是小夜曲中突出的。我想，称为极品也不为过。曲中用到的“泛音”，也叫人觉得是发自衷情，非这样不可，绝无雕琢卖弄之感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它有一种俄国味，容易叫你联想到旧俄作家小说的情调。

同小约翰·斯特劳所作曲颇不一样的，有很多华尔兹。舒伯特写了不少小华尔兹。其中有爱尔曼灌了唱片的一首《情感华尔兹》。真是情感“浓得化不开”。还有古诺、布拉姆斯、柴科夫斯基他们的，各有特色，绝不雷同。肖邦的圆舞曲另是一种格调。德里布两部舞剧中都有“慢圆舞曲”，也是那种有“芳香”的音乐。西贝柳斯的《哀伤圆舞曲》则是黯淡阴森的北国风味。

有两首《木偶圆舞曲》，我也认为是绝妙好曲。一首的作者是小品作家波尔地尼，匈牙利人，一九四八年才去世。曲中的“舞者”既有



木偶形象又有淡淡哀愁，大有人味。令人感叹：人耶偶耶？另一首是大手笔肖斯塔可维奇为少儿而作。简练的笔触，勾画出一个可爱之极的小精灵。

摇篮曲也一样。从舒伯特、布拉姆斯、格里格、哥达到贺绿汀，一个人便一种性格。

参天大树旁有小花草，也是可以注视，可为移情、动心的。我想借马克道威尔一首小品为证：《致野玫瑰》。它太小了，有的乐友不屑一顾，而我爱不忍释。它有一种清清冷冷的音调，听了有深深的寂寞感。七十年代初，有半年时光，自己天天在空山穷谷里割草喂鱼，深味过此种寂寞。举头唯见白云苍狗，那似乎是终古冷然的；蹲下来则见那些自生自灭也自怜的野草闲花，于无边寂寞中无话可说，但觉草木有情而已。

一首小曲，竟能给人以“迁想”的自由，引出那么深广的境界！

#### [附记]

文中说的那一幅木刻小品，是裘屈德·海米斯所作，题为《战士之墓》。五十年代从萧乾编的《英国版画选》上看到的，一见便再也忘不了。据选者介绍，版画作者是他“二战”期间在英伦时的芳邻，一位一支接着一支抽烟，画室中烟蒂头狼藉满地的女画人。此作是她战争中横渡大西洋时构思的，画的是油轮沉没那一瞬间。“唯一向人们诉说灾难发生地点及祸源的，是几只翻飞的海鸥，以及那个狰狞可怖的敌机阴影”。

抄引这一段介绍，作为对我自己的印象的更正。但那错误印象却深印心头，成了几十年不淡的记忆。大概是由于我耽读“二战”史，对大西洋上的反潜艇恶战，印象特深，竟将自己的想像叠印进那幅原画了。据战史，每当纳粹潜艇干下罪恶的勾当，盟军一方的飞机假如能及时赶到，也便是抓住它让它葬身海底的好时机。但如迟到一脚，便只好为海底冤魂送葬了。正因此，我的联想才把图中机影当成了盟方赶来救自己人的。这似乎也颇能自圆其说。既然一首乐曲中的意象可